

劉育育：

今天會以突破文資法的框架，來進行今天的討論。

物與空間應該要原地留住。

公共使用的權利。

剛剛沒有聽到雅瀅律師的歷史脈絡，應該是有看到網路上的一些資訊，所以才會來到樂生這裡。

20年前，曾經因為捷運機廠的闢建，原本要抹除，但因為院民和學生的參與，保留下來這片土地。現在院民還是持續爭取漢生人權權益，漢生人權園區。這邊被保存是啊公啊嬤爭取的，但是公部門的思維，是未來要營運，園區要讓大家認識這個歷史。但是現在有一個危機，院方現在以修繕文化資產修復古蹟，將原有的物件，歷史，去抹除，去重建一個具有復古味道的歷史建築。

我們傳統認為要……應該是活的。還有院民生活在此，還在使用這個空間。他的文化資產的修繕，不能夠屏除人。

大家看蓬萊舍這個空間，看到周邊的布條、照片、紙張，拉拉看這窗戶，上下的拉動，這個空間的不同歷史脈絡layer。這個蓬萊社空間有特別的意義，他乘載樂生運動很重要的空間。我們看到這個公共場合，阿公阿嬤在這邊白天有參加活動，平常也會在這邊開自救會。日治時期到2005年，蓬萊舍這邊曾經有18位院民居住在這裡。這裡原本是居住空間，功能有個重要的演變，2005年樂生院民做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，去跟當時的院長黃龍德去爭取，我們可不可以去整理這個已經沒在用的空間，這裡能不能作為討論樂生運動、公共場所，這是一很重要的功能轉變，他們開始有了集體意識，讓他們原本居住的空間，變成可以服務公共。這在空間上有很大的轉變是行動者有意識，要奪回使用者的權利、奪回主權。

蓬萊舍是個據點。跟院方有了個平衡和默契，自救會可以在這邊開會。時間的層層疊疊都彰顯在空間當中，歷史我們如何認識它、如何被歷史展現。我們看不到，抽象的歷史，落在這裡。我們如何認識這些歷史，就是必須透過現場的物件當中。

不管你看到文件、圖像，法文、英文、日文，這些物不是死的，他們不是自己長腿，跑來這裡，這些物乘載了樂生民跟其他人的交流，和不同國家、社群交流的網絡，物體現了樂生保留運動當中的社會支持和網絡。

當院方說這些是垃圾，我們要進行修繕，因為我們要進行文資修繕。

這些物件與空間的場所精神，他們的關係是密不可分的。如果沒有這些物呈現蓬萊舍的場所精神與意義，那他就不是蓬萊舍。

現在博物館界在談，我們主張現地保存，我們希望透過這些方式在線蓬萊舍的精神。

這些物件不是垃圾，是與蓬萊舍密不可分，展現場所精神，是院民與不同網絡互動所創造的，有些是「送回」給蓬萊舍，他不是送到某個院民的院舍，是放在蓬萊舍的這個空間。具有院民生活公共空間，也同時公民組織、草根運動非常重要的基地。但也看到很多不同語言，串接國際的基地，也很global，同時具有兩個面向。

樂生院方、衛福部、文化部。

保存不是凍結或是抹除原有的歷史脈絡文理，是透過真實的使用來感受、重建它的地方感。

接下來讓雅婷去說說看。

我們要嘗試去敘說他。

敘說他也是奪回蓬萊舍的敘說權力。以前的歷史都是達觀顯貴，由上而下的決定，這次要由我們由下而上的，在時間上脈絡上，與在這裡的人們之間，重新旭說，重新書寫樂生歷史。重建我們對文資想象的能力。你們在做筆記、聆聽，都是重新對於歷史的想像。

先交給雅婷。看到我們蓬萊舍最大的布條，可以看到支持樂生抵抗清拆，香港，這個布條的故事。

雅婷：

2005年加入，持續紀錄，看到蓬萊舍不斷地變化，開始一個個貼起來。

之前我沒分享過，保衛天星晚會，和支持樂生抵抗清拆。

是2007年，我帶著樂生活紀錄片去香港independent film a？IDFA

那時我們去了四天，兩天的時間，那時候的樂生正在運動的高潮，那時候天星是關鍵時刻，我們去了他們自救會，青年帶我認識天星碼頭、居民和鐘，走了一個早上，去理解香港他們怎麼反抗拆遷，去參加工作坊，討論樂生是怎麼用肢體反對拆遷。我們找了很多鐵條，最大的反拆遷的武器，就是自己的身體，與門、與其他家具綁在一起，與鐵條綁在一起，身體要很放鬆，讓警察很難帶你走。如何把你在意的事情連再一起，用你的身體去對抗警方。

當時的我還不覺得這件事有很大的歷史價值，後來發覺香港有很多的民主運動都從那時候開始，他們也在學台灣，要如何反抗。我覺得樂生很前衛，我們怎麼做什麼，可以與他們交流。

布條，是他們請我帶來蓬萊舍。我帶著這個布條來到自救會，給阿公阿嬤。開了一個視訊，他們在天星碼頭有一個晚會，我們開了一個視訊，他們彈吉他唱歌給阿公阿嬤聽，阿公阿嬤也唱了樂生那卡西的歌給他們。不同地點、平行時空，互相給予彼此力量的運動。這個布條就是實際帶回來。

欣潔：

這是第一次聽到一直以為是運動者交付帶回來的。那時後的交流很多，天星後來有菜園村等其他運動，後來菜園村農民也有來樂生不只一次，他們來烤肉，送我們他們的地圖。這兩個很有存在感的布條，是雅婷親自揹回來的，以為是寄回來。不知道是工作坊的過程。

看到20061025的漢傷，捍衛人權永保樂生，上面有陳時中的簽名。

雅婷：

這是以前沒有蓬萊舍的時候，有一個很大的公共空間，中山堂（現已拆除），以前是院民很多活動，過年聖誕節在那邊舉行，到2005年自救會很多活動在那邊。當時有日本國賠訴訟上訴勝利的活動，陳時中有來，說遺憾已經發生了，再怎麼說也沒辦法挽回。他當時在很多院民前，包括添培阿伯，致意恭喜我們樂生院民終於贏得了日本的官司。當時在中山堂簽名，很多官員跑來祝賀。中山堂沒了，所以就來到這邊。

育育：

謝謝雅婷分享這麼多故事。可在蓬萊舍用視訊與異地的香港產生連結。那個網絡，在另外一個地方，也有相同的壓迫，共感。中山堂被拆掉了，這個漢殮本是在被拆掉的中山堂所發生的歷史事件，他活下來了，

還是張貼在蓬萊舍，不是放在某某人的家裡，這也在在展現蓬萊舍有物件可被展示、能被敘說的共空間，這些東西都是有指向性的，蓬萊舍如何反應、乘載這樣的歷史。想要補充，這些東西是有指向性的，最後還是回到蓬萊舍這裏。蓬萊舍如何呈現歷史。每個人加入樂生時間點不同，但是透過這些物件有跡可循。除了雅婷的分享。還有欣潔，也可以分享日本、韓國。

欣潔：

順著雅婷剛剛講的漢傷。日本國賠訴訟勝訴是日本不是台灣。是日治時期台灣院民。經過一個很漫長的過程。勝訴那張。可以請張蒼松老師補充。患者的委任律師。日本會準備一些布條，不當判決或是勝訴，在公布的那一刻拉出。日本的漢生運動，是有將其他殖民時期的痛苦。韓國、台灣去爭取是不容易的。還有宗教的團體，等下補充。

張蒼松：

三點多那場跟大家分享完了，就以為要離開，原來今天有這麼多的活動，原來盤點是要將這些陸陸續續的物件，情感連結、文化跨國的意義上面。我就剛剛雅婷分享天星，我也能夠分享日本國賠，我1992年走入樂生，我談到蔡焜霖叔叔，就在這個區塊，我那時在紀錄他在換他的義肢，綁腿式的，穿脫式比較貴，對院民有很大的負擔，就寫了報導，希望得到相關單位的重視。

在蓬萊舍大樹下會有幾位院民下象棋，在那個位置煮飯、洗菜等。這張勝訴照片，是2006年拍的。二月日本的參眾議院決定修漢生補償條例，透過救濟，不用再上訴冗長的官司，這是日據時期留下的議題唯一到應有的公平對待。

2004年冬天起訴，2005判決，2006年2月上下議院修法，讓舊法不足的地方，補足。這個官司日治時期比較好的對待。不管是原告代表，或是非原告代表的樂生院民會說他們不抱希望，會不會跟慰安婦阿嬤就哭著回來。日本律師團久保井同學真武勳，擔任聯絡窗口。由真武勳老師作為一個橋樑。張文賓叔叔去年三月往生。以前張文賓叔叔也可以做翻譯。過後，我在板橋藝文中心，也是我的書名，解放天刑。歷史名稱，癩病，如稱麻瘋病，天刑病在日本詞典還有這個字，充滿鄙視的意味。在板橋藝文地區，當時我辦那個展覽，我也是抱著保留運動的一環，當時是板橋藝文中心，樂生將近40公頃，主管機關之一，台北市文化局之一，局長寫了一篇序文，在那邊展覽的時候，會場志工會在第一線解說導覽，我先特別將保留運動的意義，現況都讓志工都充分瞭解。勝訴的現場我描述一下，去年剛好滿20週年，日本訴訟第一波至今20週年勝訴，大概是22、23年前開始打，日本有12個漢生病療養院，當日本國內勝訴，律師團趁勝追擊，幫台灣也打這訴訟。原告代表要出庭，從這邊可以看得出來，整個社會處境還是滿嚴峻的。院民內放話說，是不是為了賠償金。八分村，為了這件事出庭，假使要出庭，就會有八成的人切割他。我出版2006年解放天刑，那年，醫護人員那麼多年從來沒有感染的紀錄，往往是隔閡形成的誤解，形成牢不可摧的歧視。國賠官司不只是台灣日本之間的人權里程碑，也會影響國際社會，國際上也有不少漢生病療養所。日本國內也有類似的議題，院民陸陸續續凋零，院區房舍空出來後，這些地點、設施，有沒有別的用途，所以就會陸續續會討論這個現況。

17、18年樂青的付出，日本律師團的情懷，德田靖之團長至少在兩到三次的公開場合，說了一句話：他懷抱著贖罪的心情來打這個官司。這樣的正義感、進步的人文思維也好，即便樂生運動面臨到另一個階段，需要突破，我們一起集氣、突破，謝謝大家來。

欣潔：

日本律師團帶著贖罪的心情。我零七年第一次聽到一樣茫然，日本真宗大谷派說他們要自費坐飛機來台聲援樂生，我們開始講一些垃圾話。為什麼他們來聲援？

回頭看右邊，反迫遷，這兩條也跟大家說一下。

宗教團體，有一些比較左派的思想，對前殖民地有很深的反思，很神秘的郵輪。真宗大谷派其實是很重要的行動者，在大遊行前聽到大谷派的和尚，要來台灣聲援遊行，自費做飛機。為什麼真宗大谷派，淨土宗的一支，東西本願寺就是他們的寺廟，在日本有很多信眾，做麻瘋病的工作，原因是18、19世紀的時候在推行無癩縣運動，國家用強制的手段強制隔離這些麻瘋病人，大谷派是重要幕僚，他們覺得是對的，公共衛生。當然後續有更新的公共衛生思潮出來後，他們發現原來這件事是違反人權，對病人家屬造成很大的痛苦。大谷派也做了決定，就是贖罪，就是跟律師團一樣，每年出錢邀請韓國和台灣院民來日本見面，哪怕機會很少，要讓他們知道，代表日本社會，真心道歉、補償交流。

有受過教育的男性院民可以溝通，但是女性院民沒有受過教育可能不會，但是有超越語言的連結。起碼做交流，有意義。當時樂生遇到拆遷，由留鬍子的大叔，拿他們的自製布條，遊行，交流。日本有這些人，非常長期的聲援樂生。日本和台灣是互訪最多次。

大家看到蓬萊舍燈亮著，是我們的發電機，因為這裡已經被院方斷水斷電，用比較委婉的方式說你可以滾出去了，我們不是第一次被斷水斷電。零八年十二月三號，樂生一次大型迫遷後，這邊的水電就全斷。我們那時候還沒有認識發電機的廠商，一時不知道怎麼接起來，有半年時間都是點著蠟燭開會的，很像生日趴，日本律師團一起開會，後來就捐了40萬台幣給我們。彰顯了台日交流的一頁。

和平船。地球一周。每次來都非常多人。日本有一股反對軍國力量，反對帝國復辟、憲法第九條，防止軍國主義再度興盛。和平船會去曾經被殖民過、軍事佔領的地區，反省非常不人道的對待人民，造成的惡果，樂生院就是其中一個點。他們連續來了很多年，這些就是他們留下的足跡。這些物件，非常珍貴，是日本比較反省的一面。台日微妙的聯繫，海角七號，但是我也是來到樂生院，才看到日本的律師團、僧侶、peaceboat，他想要跟你表達以前殖民時期錯誤的舉措，他們願意付出相當的努力，提醒國內的人不要犯下同樣的錯誤。

這個cornor高密度、與日本連結，有一群人很真心的懺悔。至今仍有很多訴訟正在發生。

育育：

物的主動性，日本與台灣的關係。

接下來由秀芃講有關美國的物件。

秀芃：IDEA，去隔離、尊嚴、生活條件提升

欣潔：

愛地芽跟樂生保留運動密不可分，以院方來說，他們覺得供吃住就有照顧到院民，但卻不尊重院民尊嚴。IDEA，注重尊嚴。愛地芽台灣在內政部有合法立案，自救會沒有，所以愛地芽台灣每兩年要選舉一次，也就是自救會會長。根據理事選舉章程，即使不是院民，只要院民選舉同意，民主表決，一樣可以上任為愛地芽理事。這也是為什麼我跟秀芃會出現在理事選舉名單上，並且獲得院民信任得到高票。

育育：

開會並進行投票選舉，不只是空間，也有組織化的痕跡。

秀芃：關於IDEA 那張，你從國外拿什麼東西你都覺得要放蓬萊社，讓更多人看到你在國際交流的努力。我帶的unesco，是非洲文化資產發展中心，我在加入樂青2011那年，被賦予重要任務，帶兩個院民去紐約申請跨國遺產。

當時什麼都不知道，國際避免講leprosy，那是一個很歧視的用語。

疾病無知會帶來恐懼，恐懼會帶來歧視。不只東南亞，非洲也有關麻瘋病患的地方。有一派人覺得放漢生病是在美化過去的歧視歷史，應該要講麻瘋。

南非有一個地方以前關麻發病患，伯格島，政治異議犯曼德拉就曾被關在那裡。這個字被認為是一個污名，那為什麼不放hasan disease，有兩派爭執，但我們在推廣一個更平等的整合，你會看見樂生院民很開放的接納不同階級的人，他們是可以同理的。

當時有來自非洲、歐洲在零一年開的會，漢生病稍微因為區域性不同，但他能彰顯人類普同姓，有基本共通性話能突動跨國的行動。不管你今天有無住人，這間場所一起集結來推動跨國聲明。

確實有被問台灣不是聯合國會員可不可以加入？其實教科文組織跟聯合國沒有太大關聯，他有自己的脈絡，就算台灣不算一個國家，idea中國分會有沒有意見。

你把你的敘事跟更多人說，至少有成功的可能。

遊行上有很多團體會跟我們一起走，聲援我們，性別或慰安婦，台灣很多邊緣議題樂生都是可以同理的。我們當時去紐約，想想有點荒謬，當時大家不認為樂生院可以成為世界遺產。但很多人不覺得樂生是，有兩個原因，一個原因是我們以前所認定的文化資產，都是宏偉的空間、很有歷史感，像是孔廟、中正紀念堂，很國家的敘事，被震懾，確實我們在修法之前是要發揚中華文化，但至今還有很多人不覺得像樂生院這地方是文化資產，因為他不宏偉，但原住民也是文化資產。

其實我有家人是新莊附近工廠的小老闆，是會參加要拆樂生院遊行的人，他就覺得樂生應該被拆，怎麼會是文化資產。另一派人認為，樂生可以是台灣的文化資產，但不可能是世界文化資產，因為台灣不是聯合國。

不同國度推動同樣的人權，因為不同地點文化資產如果有共通性，就可以聯合做跨國聲明，申請世界遺產。就算台灣在國際社會不被認同是遺傳，也可以去申請國際漢生病台灣分會，這是一定可以串連的。以前推動的世界遺產都是強國，歐洲那些，因為他們才有資源將自己的文化登入為世界遺產。

文化部登錄的世界遺產潛力點，台灣的地方應該都是0，樂生是0.1。

2009年，菲律賓、馬來西亞雙溪毛糯院、都有來樂生參加過研討會。雙溪毛糯院已經是馬來西亞預備的世界遺產點，他們是來樂生參加過研討會獲得啟發。樂生很前衛，東亞第一砲。

運動有一件有趣的是，社運當你覺得不可能的事，但你相信他，他真的有可能往前走。

欣潔：

2009年，東亞第一砲申請世界遺產的研討會，80萬自救會自己舉辦。1945年之後強制隔離仍持續。要求台灣政府推動法令，學習日本政府為隔離政策認錯。推動了《台灣漢生人權補償條例》，拿到補助之後，大家捐出一部分在這個運動裡，支持自救會，很多人捐了20萬，是對自救會很大的肯定，總共有100萬。我們就花80萬辦研討會。辦得如火如荼，請了很多專家來，順利把80萬花完。這是非常前衛的研討會。

那時候前面還有九棟沒有拆，畢竟沒拆那麼快，當時我想守下來，但我不覺得有機會登入世界遺產，覺得是瘋了嗎怎麼可能。那時候還參加完研討會，覺得自己加入一個邪教。

有18個點是台灣的世界遺產候選名單。和韓國的串連，可以是日本殖民的痲瘋病院，跟馬來西亞串連，可以是東南亞痲瘋病院串連，當時都很認真討論過。

何：守護樂生百年回眸花了我們八十萬

我覺得搞運動人會進入很神秘的狀態，那時候真的不希望樂生被拆。

像秀芃說的，在荒謬的想法可能是很進步前衛的概念，只要你願意全心的去相信他跟世傑串連的那次讓我大開眼界，即使是救亡圖存。

在小小的蓬萊社裡，所有面向世界的力量可能比我們平時面對的還要多。在蓬萊舍可以跟國際有很多接觸，在樂生這幾年是我最密集接觸的時候。

小時候我跟很多人一樣是會害怕說英文的，我們都是因為在怪手、警察近逼，我們覺得在國內抗爭，跟拆遷相抗衡的時候，會想跟國際近一步串連，只要能救到樂生，什麼都做。

兩個院民翻進聯合國日內瓦總部陳情，拉布條陳情台灣侵害痲瘋病人權，馬上被趕出去，但引起聯合國關注，發文件給台灣政府，表示他們有在注意這件事。早年要花很大的力氣去解釋為什麼樂生要保留，聯合國這份聲明出來對我們是有很大幫助的。

最後，馬來西亞大專服務學習考察團，這是跟馬來西亞雙溪毛糯醫院串連時留下來的，離吉隆坡大概半小時。2007年樂生被迫遷時他們剛好也被迫遷，他們的東院要被拿去蓋醫學院，於是當時台灣馬來西亞有很密切的反迫遷串連。他們的反迫遷布條沒留下裡很可惜，只有服務學習的這些板子留下，但也展現我們密切的交流。

我是城鄉所畢業的，原本還在擔心要怎麼主持兩邊的交流，結果看到他們和院民在榕樹下唱余天的歌，完全不需要擔心交流問題。

所有交流，初衷都不是為了接觸國際，只要有方法可以救樂生，都可以。在全球痲瘋病院，臺灣是很突出的，因為有捷運迫遷歷史。

何：馬來西亞覺得台灣一起跟著，因為只有台灣才有社會運動脈絡，這件事是很少見的。

秀芃：

我大年初一做了一個夢，結合輕軌接駁方案，讓捷運新莊功能被分擔掉，樂生就能重建，減少運量，同時也可以重建園區。劉克強說把這個夢畫出來！！！！

育育：

世界的蓬萊社、樂生運動的蓬萊社，這個空間賦予的意義不是只有國家賦予的，我們能用佔領、爭奪的方式，保留生活、運動所實踐出來的場域精神。

樂生保留運動可愛的地方，如果院民有參與現在的活動，他們也會一起分享故事。聲援者和院民，一起參與、互動，交織很綿密，他絕對不是只是樂生療養院裡的蓬萊舍，他是世界的蓬萊舍，我們希望可以用佔領、爭奪的方式，實現場域精神。

錢都是院民抗爭中爭取到的，院方卻架一堆圍籬來修繕，修成不適合院民使用的空間。

他說房子要修的很漂亮，用院民在抗爭過程爭取的經費，說院民不能再使用這個空間，要收租金，這種淺博、無歷史感，非常荒謬。活的文化資產應具有公共價值、社會對話。我們要奪回空間的主體性。會長李添培曾說，蓬萊舍是保留運動的心臟，不是院方說要翻新，要搬遷，這個空間不是這樣。文化資產要考量人和人的生活，修復、再利用、文資保存，我們重要的訴求。

透過共編的方式，成為有力量的論述，收集、詮釋我們的故事，維護蓬萊舍的歷史價值。

秀芃：人權不是形容詞，而應該是動詞，要被實踐出來的。